

## 西方民选体制国家甚至包括美国在内，已经由“任谁上台执政经济发展均处于上升阶段”，让位于“任谁上台执政经济发展均处于衰退阶段”所取代……

从深层次看，美国和西方“一人一票”民主的危机产生于西方内部的统治集团——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出现了利益分野，其冲突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过去，新总统上台，便意味着左右翼政党之间的暂时妥协。轮流执政转向另一方，仅此而已。但这一次，不仅特朗普本人不服，其选民更不服。为什么？因为在特朗普背后的产业资本不服！

应该承认，谁才是支持特朗普的背后大老板，西方媒体很少涉及。我们仅仅了解到一小部分。比如科赫兄弟（Charles and David Koch）就是极其重要的一支力量。“科赫公司”（Koch Industries）没有上市，因为他们拒绝让华尔街的金融财团来控制他们的股票，仅此，再加上他们极右翼的政治倾向，便非常说明问题。

导致西方内部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两大力量发生利益分野的关键因素，不是阶级斗争、不是国家之间的权势之争、不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新一轮全球化所导致的后果，即一方（产业资本）受损、一方（跨国金融资本）继续受益，进而引发对全球化本身之争议（涉及全球化导致全球分裂成四大力量板块和三大矛盾的问题，可参见我在2018年下半年发表在《新民周刊》上的系列文章）。

我们都知道，产业资本是具有

国界性的。而金融资本则具有鲜明的跨国特性，它的趋利性绝不是国界能够阻挡的。全球化迄今为止对于跨国金融资本而言依然是一个绝对有益的战略。我们总是认为，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是金融资本的大本营。然而实际金融资本早就已经成为一种跨国的资本帝国。注册在哪里根本已经不再重要。而且其赢利来源也是全世界，不像产业资本，有着明确的国界。也就是说，真正无国界的，是金融资本！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两大资本曾联手共同推进全球化，对世界进行某种意义上的“经济殖民”，并赚取了巨额利润。问题是，到了本世纪初，全球化开始导致这两大资本集团利益的分野，并使西方政

治色谱发生急剧变化：传统的从极左—左翼—中间派—右翼—极右翼的直线型政治色谱，正在演变成一个圆环型政治色谱；过去以左、右翼政治意识形态划界，演变成以“反对”还是“支持”全球化为划界，形成产业资本与底层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极左翼民众联手反对跨国金融资本的局面。

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是，这一政治色谱有一个非常诡异的地方，是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很难解释的，那就是极右翼和极左翼在反对全球化立场上形成统一战线；美国右翼甚至极右翼的产业资本代表特朗普得到了美国中下层左翼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民众的全力支持。事实上，诸多我们用传统左、右翼意识形态划界所无法解释的现象，用“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来划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其中包括昨天特朗普、今天拜登的一系列看似荒诞、实质目标明确的行为：比如特朗普在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同时也对加、墨、日、欧等盟国发动贸易战，因为他反对全球化；而拜登则要暂时平息与所有人的贸易战，因为他支持全球化；又比如特朗普频频“退群”（因为这些“群”都是全球化的结果）；而拜登上台伊始便重返世界卫生组织……其他类似反移民、企业回归等事宜，拜登都在对特朗普的“反全球化策略”反其道而行之。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今天凡是支持特朗普的政治和社会力量，都属于产业资本和中下层民众的范畴，即反对全球化的力量；而支持拜登的则基本上是服务于金融资本即华尔街或大银行资本本身的阶层，他们都是支持全球化的力量……因

